

簡評《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輯 | 張圍東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經部暨史部
陳惠美，謝鶯興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10201／
195 頁／26 公分／平裝
ISBN 9789865990213／014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
陳惠美，謝鶯興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10207／
322 頁／26 公分／平裝
ISBN 9789865990329／014



壹、前言

1955 年創校的東海大學，無論在學術、文化的交流上，受到許多無形的限制，尤其是地處臺中。但是，在科技或人文方面，它依然造就無數的人才，係因為東海有一座堅持理想的圖書館。

第一任館長沈寶環教授曾援陳紀澄先生之作，引了一句名言：「一所偉大的圖書館，可以建立一所偉大的大學；但僅是一所偉大的大學，不可能建立一所偉大的圖書館。」（注1）這便是東海圖書館自始所堅持的理想。

在東海的藏書中，古籍是最具有特色。在國內各公藏圖書館中的古籍，多是接收自完整的庫藏，只有東海在創館之際，即從國內、香港、澳門、日本等各地收集散佚。並曾透過駐日大使魏道明先生，從日本引渡不少書，然而幾部重要的善本書，卻是沈寶環教授與徐復觀教授於鄉野訪求中所得。最有名的是刊於宋紹興十年（1140）的《西漢文類》，校之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藏本五卷，則沈寶環與徐復觀兩位教授所獲為此殘本之前十六卷；校之書頁印鑑，知此書亦為清蘇州名收藏家席鑑掃葉山房所有，後又為坤厚所藏。屈萬里先生曾詳述：「此書雖無特殊材料，但就版本之珍秘言之，亦足為鎮庫之寶矣。」（注2）

東海大學圖書館前館長沈寶環教授述其經過云：

我們列為珍藏之一的《西漢文類》，就是在私人藏書家半賣半送情形之下獲得的。《西漢文類》的編者是宋陶叔獻。本館藏本為南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刊本。……我們購得此書後，曾請名版本家現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屈萬里先生考證。屈先生的考證結果，使我們興奮不已。他覆函說：『宋本《西漢文類》一書，甚為罕見。以弟所知，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殘本五卷。原書凡四十卷，宋陶叔獻編，宋紹興十年刊本。愛日精廬藏本為卷三十六

至四十。貴校所藏，卷數如亦為三十六至四十，則必為愛日精廬藏本無疑；卷數如不相同，亦必原為一部書而後分散者，因愛日精廬藏本亦有清遠堂印也。此書雖無特殊材料，然但舊版本之珍秘言之，亦足為鎮庫之寶矣。」由此看來，我們收藏散佚的苦心，總算有了一點報償。（注3）

1979年10月，載君仁先生將生平藏書約2,241冊贈予東海，是為大批贈書之始。此後，方師鐸、徐復觀、白尚忠、周法高、顧貝克、陳長賢劉秀琴夫婦、張學良與李田意等諸位先生陸續捐贈大批書籍。徐復觀先生之遺書捐贈一千五百多冊，其中不乏名貴書籍。而方師鐸先生亦將所藏音韻學方面之古籍三百餘冊捐贈。另東北張氏藏書七百餘冊，其中有明史稿、玄覽堂叢書，均堪得好書。而梧棲某教會所藏存之光緒迄民國初年所印行之《教理書籍》九十冊，則可供研究教會理論發展之實習。（注4）

貳、古籍目錄的編訂

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近六萬冊的線裝書，肇始於1953年，並且曾編「中文古籍簡明目錄」，供各界人士參考使用。又與中央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等合編聯合目錄。

1960年12月，編訂《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簡明目錄》，是館藏線裝書目的正式出版。配合《臺灣公藏善本書目》與《臺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的編輯，利用「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資助的經費，1968年8月出版《私立東海大學善本書目》，著錄書名、卷數、冊數、撰編譯註疏者、刊刻時代及刊刻者等基本資料。又於1971年6月出版《私立東海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

1995年，該館有感於線裝古籍書目的編製已將近四十年，需重新界定線裝古籍區分為善本與普通本的標準，以維護日益稀少的線裝書。於是將善本古籍的年代往下延伸，凡清嘉慶朝（含）以前的線裝書，皆劃入善本書的範疇，重新彙編《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初稿》，分為六部四十四類二百八十種。並開始進行善本書的整理，除了著錄上述的基本資料外，更著錄了各書收錄的序、跋、目錄、附錄、板式行款等，擬編成「簡明目錄」。1995年12月首先完成《簡明目錄·經部附索引》。之後雖斷斷續續的整理，但成果仍屬有限，尚未能持續地彙編出「史部」、「子部」、「集部」、「叢書部」及「方志部」等部類。

2002年10月，開始著手整理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目，2003年4月完成《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單書目初稿》，2005年6月，出版《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目錄初稿》，凡日本人士之撰寫、譯註、翻刻、影印、刊行之漢籍者，或漢籍中凡見有日本訓讀或標音旁註之類者，皆視之為和刻本。該書著錄各書的名稱、卷數、冊數、撰編譯註者、版本（含刊刻年代、刊刻者、藏板者），並依館藏線裝古籍六部分類法歸類編排，計有五大部三十一小類。

2012年8月，承蒙國科會補助經費，得以繼續進行線裝古籍的整理，僅先整理各部類的善本古籍，並將原先已整理的善本書體例統一，各書儘可能的附上書影，以利讀者比對與使用。

2013年初，完成《善本書目·史部》的整理，修訂原先的「經部書目」的內容，再將兩者彙整成《善本書目新編·經部暨史部》，並附上各書的書影。2013年6月底，先後完成《善本書目·子部》及《善本書目·集部》的整理，並將兩者彙整成《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同時

附上各書的書影，期望能提供讀者參考之資。（注5）

2013年1月，先完成「經部」暨「史部」等兩部，2013年6月，則完成「子部」暨「集部」兩部，總計經、史、子、集四部、32類、293種，即時能提供研究者使用參考。

參、內容簡評

我國古代研治圖書之學術，有校勘、目錄、版本等學科，歷代名藏書家，往往就其藏書，參用以上各學科之長處，撰著各種解題、書志或題跋，除詳為部次群書之外，亦作內容、版本之介紹。書志學目的在提供讀者正確的圖書資訊，所以是指導讀者治學的門徑，舉凡一部圖書之作者行事、時代背景、內容大旨及得失、學派流別、版本異同並優劣、賞鑑考訂、遞藏源流等，都在其探討的範疇之內。

圖書館服務專業人員以讀者為本，書志的撰寫也應以讀者為中心，撰寫書志必須要掌握詳、實、精、審四個原則；以每一種書為對象，即是撰某一書的書志時，將所藏該書的各種版本一併縷述，說明其版式行款、遞藏源流，然後再考訂未入藏的本子有若干，及各本間的淵源與優劣異同。

茲就館藏善本書目新編的內容提出一些淺見：

一、該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經部包括：易類九種，書類三種，詩類三種，禮類三種，春秋類十種，四書類五種，小學類十二種，經總類三種，計八類四十八種。史部包括：正史類五種七部，編年類三種，紀事本末類一種，別史類八種十部，雜史類三種，史鈔類二種，載記類二種，外國史類一種，傳記類三種，地理類六種，詔令奏議類一種，職官類一種，政書類二種，目錄類二種，金石類五種六部，史評類二種，計十六類五十二種。合計二部二十四類，九十五種。

子部包括：儒家類二十二種，兵家類一種，法家類一種，農家類一種，醫家類一種，天文算法類二種，藝術類二種，釋家類九種，道家類七種，雜家類十四種，小說家類七種，類書類十二種，計十二類七十九種。集部包括：楚辭類一種，別集類六十四種，總集類二十八種，詞曲類七種，小說類一種，集評類十三種；計六類一一四種。合計二部十八類一九三種；總計32類、293種。（注6）該書分類詳盡，即時可以提供研究者參考。

二、「善本」一詞，始於歐陽修《文忠集》卷一四一〈唐田弘正家廟碑〉，凡是經過精刻、精鈔、精校、精注，兼且流傳稀少或年代久遠的書本，或有名人批點，或是稿本，皆可稱為「善本」。但該書雖然有訂定收錄標準，並沒有劃分的很明確。例如該書所訂定的標準「清代名家收藏過之書」、「經名家評註或圈點考訂之書」、「清末民初刊刻之原板書，現今流傳鮮少者」等，如要詳細評定一部書是否納入善本，必須經過嚴加考證，關於這一點似乎沒有詳細的說明，如《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頁304《中國文學史》清光緒三十年京師大學堂石印本。該書是否列入善本，在收錄的標準來看，似乎缺乏客觀及嚴謹的判斷。

三、在《善本書目新編·經部暨史部》的頁31《醉竹園左傳抄》，明萬「歷」三十八年，應改為明萬「曆」三十八年。頁182《重修宣和博古圖錄》缺版本年代。《善本書目新編·子部

- 暨集部》的頁 III 《山堂肆考》張映奎重「較」，應改為「校」。頁 144、145 《昆陵集》重複。
- 四、該書沒有嚴謹的編撰體例，然而體例繁簡不一。我國書志雖有千餘年歷史，但體例向無定規。昔清人張金吾所撰《愛日精廬藏書志》，始有例言，稱：「每書必列舊新本的優劣，鈔刻本的異同，並就書中序跋和名人識語，在就原書加以考證、校勘，然後匯集所得，各為解題。其中以宋元刻本及《四庫》未收者著錄較詳，而所增注之時代及撰著等文字，則以陰文區別之，尤以經史兩門所錄較備，故為後者所效仿。」（注7）清人丁丙所撰《善本書藏書志》，繆荃孫：「考其事實，臚其得失，載其行款，陳其同異。」（注8）因此，研究書志特點，主要根據古籍著錄規則和古籍本身具有的特殊情況以及相關考證等多種元素而定，這和一般書目是有區別的，因為古籍目錄素重「論其指歸，辨其訛謬」、「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 五、該書雖然在收錄範圍及撰寫體例方面有所缺失，但該書依序羅列書名、卷數、冊數、撰編譯註疏者、版本時代、刊刻者及索書碼，亦著錄書內藏書印。在著錄版式行款，如邊欄形式，魚尾數，半葉之行數、字數與夾註之行數、字數，及版框之尺寸（以公分計）、刊刻牌記（或版權頁）等，皆有詳細記載。
- 六、該書對每一部書，都有概略性的介紹，但是，如要撰寫詳盡，必須依據書志的標準，書志一般都客觀著錄原要、版本考證、遞藏經過等作了闡述；少數書志對紙張、版本源流、各家評說及跋文評析等記述；個別書志，以「按語」方式作說明，或對偽書作了考證；現代書志一般都列有「編例」或「凡例」，便於讀者閱讀和利用。
- 七、該書附有書影，以資比對，具有參考價值。

肆、結語

在資訊時代的今天，簡單的書目雖可起反映館藏和檢索的功能，但人們更重書志，主要是它著錄詳細、資訊量大、學術性強、參考價值高。因此，在撰寫書志應注意下列幾項：

- 一、清刻本避諱比較嚴格，但私刻還是有應避而未避的。
- 二、特別要注意的是清代興起的仿宋之風，更進一步就出現了直接影摹覆刻舊本的書（如士禮居黃氏叢書），過去時有書賈將這些仿宋本偽作原書出售。
- 三、翻刻本，清代書籍在流傳過程中，書印行後，常被他人重新刻版印出，更有直接照搬原版面貌，不小心就會和原版混淆。這需「觀風望氣」的工夫。
- 四、改頭換面以冒充自刻（如《笠澤叢書》：1. 碧筠草堂初刻；2. 陸鍾輝據前本翻刻；3. 碧筠草堂重印；4. 陸鍾輝作較大幅度修版。）
- 五、在書版上進行挖改，以充重刻。如《讀書敏求記》雍正趙孟升刻，繼而乾隆沈尚杰挖出版心上原出版者的堂號，加了自己的新序，其實只是利用舊版做了些手腳而已。

總之，書志是一種高難度高水準的目錄工作，不是人人可為之，也是人人可為之，全在於才識、智慧和信心罷了。因此，書志將成為今後目錄編撰的主流，也為目錄學的研究，注入了新元素和新動力，成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目錄學思想的集中體現。所以，編撰書志必須

具有下列特點，以資參考。

- 一、客觀性：這是古今文獻著錄的原則之一，主要為求統一、規範和準備。客觀性著錄主要針對書名項、著者項、稽核項等而言，特別是卷端所題尤為重要，這是共同遵守的原則之一。
- 二、考證性：古籍中記載事實訛謬，文字錯舛，真偽混淆，是非參差，實為常事，需經縝密考證才能得出結果。反映在古籍目錄中，如書名、卷帙、著者、版本甚至刻工等等，亦存在同樣問題。此外，書志著錄尚有作者、加工者以及批校、題跋、印記等需細加考訂，方能定論，此古籍書志所作之難也。考據性主要體現對文獻辨偽、存疑和錯誤的甄別。
- 三、學術性：一部書志的完成，主要體現它的學術性，也是衡量編撰者的學術水準之一。如宋人晁公武所撰《郡齋讀書志》，在我國古代目錄學中享有盛譽，它不僅是早期的書志，而且在體例上又有所創新，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該學術性主要通過編撰人的知識、智慧揭示文獻的學術價值。
- 四、資訊性：我國目錄種類繁多，因而它所包含的資訊量有異。在各種目錄中，資訊量最大、最寬廣當首推書志。因為書志對成書經過及其內容特點、古書辨偽、作者生平簡介、版本異同優劣、流傳經過及藏印考證，備載各家序跋以及文獻外形特徵等等。因此，編輯簡單書目，為目錄之淺加工，編撰書志，乃目錄之深加工。兩者都具學術性，但性質、程度不同罷了。資訊性主要體現書志的資訊量大而增加目錄的外延作用。

注釋

1. 李宗慈著，《圖書館巡禮—大度山頭的殿堂：東海大學圖書館》（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0），頁370。
2. 同注1，頁374。
3. 沈寶環，〈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書和人》，59期，民國56年9月。
吳福助，〈記東海大學珍藏宋本陶叔獻《西漢文類》〉，《書和人》，415期，民國70年5月。
4. 同注1，頁374-375。
5. 陳惠美、謝鶯興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臺中：東海大學圖書館，2013），序文。
6. 同注5。
- 7.（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本，自序。
- 8.（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繆荃孫序。

延伸閱讀

- 韋力、安妮寶貝（2013）。《古書之美》。北京：新星出版社。
- 韋力（2012）。《芷蘭齋書跋初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曾紀剛（2013，7月）。〈宋紹定本《童蒙訓》的刊刻與傳藏〉。《故宮文物月刊》，364期，82-91。
- 盧錦堂（2011，10月）。〈漫談館藏數位化同時圖書館專業館員完整正確記錄珍貴古籍所應具備一些有關鑑定與維護的常識〉。在國家圖書館主辦，2011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漢學研究資源及服務專題講座，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2013）。《1940-1941 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臺北：國家圖書館。
- 昌彼得（1967，7月）。〈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卷1期，55-62。
- 駱偉（2011，1月）。〈試論古籍書志及其特點〉。《山東圖書館學刊》，2011年第1期，90-92、98。
- 駱偉（2010，9月）。〈關於古籍書志體例的思考〉。《書目季刊》，第44卷第2期，1-11。